

心耘书香

朱丹枫

终于可以出版了,这本《心耘书香》。准备写“发自肺腑”的最后几句话,却又心存忐忑,隐约中有几许轻松和畅快,又有些遗憾和不安。

这本书既有序和跋,也有研究与评论,我都将其归类为书评。说来简单,思绪被书中的人和事牵跑了,或唤起愉快的体验,或引出沉重的思索,进而诉诸笔端,涂鸦成稿纸上的蛇行文字,大体如此。但坦白说,要写好一篇书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的书评所创造的境界应该能够给读者以深入思考的余地和整体性的吸引。为此,书评者首先必须对所评著作的功能和作用要有一定把握;其次,对作者的创作理念意图要有所了解;再次,对各种作品体裁及其典型特征要略知一二。

尽管书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观反应,但评论者的主观判断与作品的客观论证应该是有机统一、相互印证的。如果书评者缺乏源于作品的客观性,那就站不住脚。书评者应该公平对待作者和作品,

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评论是难以被人接受的;反之,仅仅用作品中的事例堆砌,缺乏评论者鲜明观点的书评不是真正意义的书评,充其量是一种读书报告。因此,在书评中,论证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观点的合理论证。评论一本书,不论是对这本书的总体或者是对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其中微妙的一小点,不论其态度是点赞或是吐槽,评者都必须进行严密的论证,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拿出相关的论据,说清楚自己这样认为的道理来,而且,还应该从正面与原著商榷,积极地阐明自己的看法。我常常以为应该对作品进行认真、细致的阅读、思考和分析,时时要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或那种反应,并向读者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证实自己的观点。

书评,大概属于一种后阅读行为吧。书评于我,就如同与一个高尚的人交谈,书中人会伸手与你相握,彼此莫逆于心。本书评述的作者和作品大多具有全国性影响,均属“重量级”,如马识途、李致、徐

莱、王世德、周克芹、张加力、包川、阿来、梁平、杨红樱、周华君、任光荣及其他。当今的评论家、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他们进行研究,不断修正并丰富其作品内涵。要想从原来的研究格局着手进行探讨并有所超越,难度很大。因为这是以“书”为对象,探求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学术性和知识性,对作品的内涵意蕴、价值取向、审美评判、文化精神等进行分析研究;对作家的创作经验、学识修养、题材风格、市场反应进行总结评述;对读者的阅读进行指导。这都需要实事求是、理性而有见识的分析,从而在作者和出版者、读者之间构建信息交流的渠道。由此出发,我心怀敬重,对他们及其作品做了简单的剖析和评论。

看着书稿我有一种一吐为快的释然。然而,再细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眼前又浮现出这些大家因其深厚的底蕴累积而成的高大形象。打铁先要本身硬,身短何以扶巨人。我虽然坚信自己写作的恰当

性,但又因自己在学术、艺术修为上的不足而惴惴不安,唯恐在书评上失之公允。加之,在写作中,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笔力的不够,每每需要深入之处又戛然而止,使书中的一些内容显得仅仅有材料的堆积而无论点之凸显。恳请大家不吝赐教!

读书,乃养气也。好书都是有香气的,仔细品,便能体会到这般香味儿。吸入五脏六腑,精神为之振,合上书页,头一昂,常常就会萌生写书评的冲动。然而书稿写毕,时有洪钟贯耳,“请记住,你的目标不只是完成书评的写作,而且要给评论本身加上一个难忘的结尾。在被评论的书已被人遗忘后多年,你都会为这篇书评而骄傲”(爱德华·豪尔)。这是我初心不改的追求,也是我为之努力的方向。



桥

董国宾(山东)

大山里的孩子眼里只有山,自从祖辈们在这山里扎了根,村村落落便裹在了山的臂弯里。因为被山环抱着,山里人家那裹着汗水咸味的炊烟,总也绕不出皱皱褶褶的大山。

大山里的孩子生活很单一,那粗糙的石头房,弯弯绕绕时而凸起时而凹陷的山间小道,和那简陋得只有课桌和黑板的学校,构成了孩子们的生活轨迹。贪玩的孩子放学晚归了,大人们便会放声呼唤自己的孩子,那呼唤声在山窝窝里打着转儿,一声连着一声响成一片。而那一次,响声在山里响了很久很久……

飞是这片大山里的孩子,飞原来的名字叫根,父亲希望他把大山的血脉延续下去,可当飞看着太阳从树梢上探出头,又很快躲到了大山的后面,他常常想,太阳的家在那边吗?那边有多大,有多远,外面的世界到底是啥样?飞的思想开始有了燃烧的欲望。飞不想再叫根,于是就从字典里找来了“飞”这个自认为响亮的名字。

后来在一篇作文里,飞写下了这样的话:“我长大要当一个桥梁专家,为自己的家乡设计一座最美最美的桥,让村头的那道山与山之间的急流险壑变为坦途。有了这座桥,越过那道险壑,山里人就能很容易地走出去了。”

从那以后,桥成了飞最渴望了解的东西。飞知道了中国有个赵州桥,南京有长江大桥;知道了茅以升……飞满脑子里都是桥,桥占据了飞的思维空间,一个多彩的梦在飞的心里编织起来。

不久,飞家里增添了人口,飞的妈妈多了三个儿子,可妈妈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她永远失去了飞。飞在那山与山之间的急流险壑中用生命挽救了三个落水的孩子,飞却没有爬上来。那天天没下雨,但山村里却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山里人眼泪哭干了,山里的孩子都成了飞的妈妈的儿子。

后来山里果然有了桥,一座美丽的桥。这座桥就出现在飞舍命救人的地方,是山外面大地方的一个商人援建的。商人说,他在山里发现了最珍贵的东西,他想圆一个梦。他不仅要让山里人走出去,还要让外面的人走进来。

这座桥起名为飞梁桥,它是山里最美的风景,更是人们寄托思念的驿站。

父亲爱上雕刻

刘希(湖南)

父亲退休后,便经常往农村老家跑。老家空气好,水质好,又特别安静,适合老人居住,但跟父亲年龄差不多的乡亲,多半在城里帮着子女带孩子。父亲没什么可以交心的人,亲戚们又都住得远,所以我很担心,父亲用什么来打发那么多寂寞的时光?

因为工作忙,从城里往返老家又需要半天时间,所以我极少回老家。为此,每每回去,为了让父亲开心,和父亲聊天时我总是找父亲爱听的。那天回家,父亲拿出一个工艺品给我看。工艺品上雕刻的关公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看着父亲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我便极力赞叹:“好看,真的蛮像呢。”又随口问了句:“从哪淘来的,花了多少钱?”父亲变得更加兴奋了,有点像得了夸奖的学生,认真地回道:“我自己做的呢,好看吧?那天在柴堆里发现树瘤,长得极像个人脸,我便用它来做了这个,没想到真的很像。”

从那时起,父亲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雕刻,东家的桃核,西家的葫芦,南家的竹子,北家的树瘤,都成了父亲爱不释手的宝贝,而且经父亲的手巧一雕琢,再普通的东西,都会成一件上好的工艺品。而客厅的方桌上,更是堆满了他那大大小小的杰作,父亲却不卖,碰上熟人喜欢便送上一两个。父亲

还把精力放在雕刻实用物品上,譬如:锅垫、筷架、锅铲、笔筒,都是专门为我制作的,看到这些独一无二的作品,我感受到了父亲那份浓浓的爱与关怀。

父亲雕刻的时候,我偶尔坐在旁边陪着他。他戴着老花镜,拿着一枚小核桃,钻孔,切口,然后用刻刀一笔一划地雕刻。我看着他拿着刻刀,小心翼翼地刻着,全神贯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劝他:“爸,刻着玩的,没必要那么费心费神。”他却回答我:“越小的东西,越要在细节上认真,虽然是刻着玩的,但也不能马虎,人呢,做什么事都不能马虎。”说得我十分惭愧。可不是,父亲当了一辈子会计,这一生极其严谨,从未因不负责任造成任何一件事情的失误,也没有因为亲人关系,挪过公家一分钱。因为凡事认真,母亲唠叨他,嫌他做人死板。但他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领导的肯定和同事的赞叹,每年都能拿回来一些奖品和奖状。

父亲一直说,他的人生,没有遗憾。精雕细琢,才能雕出精品;精雕细琢,才能收获完美,在陪父亲雕刻的时候,我逐渐地了解到,这些年,我的父亲,那是在用心雕刻着自己的人生。而生活当你精雕细琢了,用心对待了,也就不留有遗憾了,还会收获满满。

童年的小巷

杨鹏杰(内蒙古)

岁月的指触挥洒着流年的砂粒,虽轻犹重地划拨着一段段支离的过往,如绘就一幅旧日图景的沙画般轻轻推起心海即将归航的小船,沿着逶迤清激的扎达盖河水,将记忆中的童年愈来愈近地延伸至儿时居住的那条并不算古老的小巷——德胜街。

这条小巷,留下了我太多美好的记忆。那里到处是我们的哥哥大姐带着是一群小孩儿跳皮筋、玩老鹰抓小鸡的欢叫嬉闹;到处是我们半大小子成群结伴撞拐拐、甩方宝、滚铁环的忘情无忧;到处是我们恶作剧地捉弄同伴,其实只是为了能够在在一起玩耍,即便吵闹过后,依然还会和好如初的纯朴友善;到处是我们因贪玩而忘记回家吃饭,被大人一顿“臭骂”后,仍然开心快乐的憨笑;到处都留下了我们最怀念的那一封封彼此分别后,用稚嫩的笔迹给昔日好友寄出的笺笺墨香……童年的小巷,一直让我觉得很长很长,行走在小巷的

日子总是充满了无尽的幻想。有时想象自己就是那神话传说中飞掠苍穹的身小鸟儿,为了给家乡亲人找寻生命之泉,挥动着羽翼渐丰的翅膀在蓝天上像草原雄鹰般翱翔远方;有时又觉得自己就是小巷尽头那棵嫩绿的小树,在阳光雨露、街坊四邻的哺育、浇灌下和伙伴们一道茁壮成长,在炎炎夏日里给辛勤劳作的家乡父老摇曳去一份清凉。

走过童年的小巷,我们都已在风雨飘摇中逐渐长大。仿佛一首听不厌的老歌,即便淡忘了歌词,依然有着熟悉的旋律重温于梦醒时分,任时光流转,唯愿相信童心未泯能够穿透生活的迷惘而变得稳重内敛,唯愿相信童真存在在可以穿越岁月的迷障而懂得平淡豁达,生命的历练与成熟最终化作一份丁香绽放的从容、一种天籁草原的纯美,定格在了那条永青春不老、至臻不渝的童年小巷。



雪地寻乐

杨慧(贵州)撰

观湘剧《烧车御史》

李小玲(深圳)

我受戏剧的熏陶太少,怕艰深晦涩看不懂,初看历史题材的湘剧,心情更是略带紧张,生怕未理解开端、遗漏情节而后面顺理成章成了“望天剧”。

戏剧一开始,欢腾热闹、喜气洋洋的音乐声声入耳,让我这个独在异乡之人感到温暖愉悦,情绪也随之轻松带人。

既是戏剧,剧情必然跌宕起伏,充满矛盾。一口气看完,心潮澎湃,胸中涌起一股浩然之气。清官百姓鱼水情令人感动不已,监察御史谢振定大义凛然、为国为

民、不畏强权的气度让人钦佩不已。在邪与正之间、在人性善与恶之间、在法与理之间、官权与民权、公权与私权之间的互动或摩擦中,其间各种滋味、复杂情绪又亟待细细寻味……

沉浸在娱乐与紧张的氛围之中,我竟没有因历史剧的严肃、严厉的警示性与教育性而感到枯燥,反而透过剧中突出的“戏谑”性与湘剧传统唱腔、夸张的人物表现方式,一眼识破飞扬跋扈、祸害黎民的刁官恶吏虚浮可笑的嘴脸。而那元宵灯

闲插花一冬香

刘绍义(安徽)

“寒家岁末无多事,插枝梅花便过年”,这是郑板桥的诗句,看似无所求,实则折高雅,这是一般“寒家”难以达到的境界。咱虽然没有郑板桥的雅趣,但随着季节的变化,我都要在花瓶中插上三两枝,给室内带来一丝生机,一点喜气。冰雪雪地的寒冬腊月就更不用说了,在这色彩无比单调的季节,插花更能给人带来暖意,带来温馨。

冬天我在花瓶里插的最多的,就是蜡梅和南天竹,红色的果子配上黄色的花朵,真是美不胜收。而插花以单枝为妙,多则乱矣,韵致全无。按照文震亨的说法,

“花宜瘦巧,不宜繁杂。若插一枝,须择枝柯奇古;二枝须高下合插,亦只可一二种,过多便如酒肆”,阐述可谓细矣。这与袁中郎《瓶史》的观点、沈三白《浮生六记》的论述如出一辙,都是要求插花活泼自然,有生机、有韵味,高低有层、疏密有致。而材料选取则较为随意,按沈三白的话说,“花枝叶都可以入诗人画,只要给我们美感就行。”枫叶竹枝,乱草荆棘,均堪入选。或绿竹一竿,配以枸杞数粒,几茎细草,伴以荆棘两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一番“世外之趣”。

所谓的“位置”,也就是放置的地方,是

有一定讲究的。高瓶大枝放客厅,才能大快人心;淡花小瓶置书斋,才能赏心悦目。插花也与写诗一样,功夫在插花外,有时候,一瓶插花表现得不仅仅是诗情画意,更是主人素来的艺术修养和内涵气质。

尽管古人的“宁可无花,毋及凡卉”已不足取,但随季节插入有代表性的花卉,还是应该借鉴的。人不是常说,“冬令人幽,冬令人淡,菊令人野,梅令人高嘛,蜡梅或者梅花伴上南天竹,不正是冬季的象征吗?风拂夕照,那姿色、那意境,都会给我们美的灵感,美的享受,插花让季节抚摸我们的案几,插花也能让季节泛上我们的心头。

留守的鸟儿

曹春雷(山东)

冬天是人与寒冷之间的一场战争,对鸟来说,亦是如此。当寒风即将呼啸而来时,村庄的鸟儿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飞往温暖的南方,另一种,是留下来,毅然与寒冷抗争。麻雀、喜鹊们在每个冬天都选择留下。对它们来说,这种选择意味着每个冬日都是一场艰苦却又不能退缩的战斗。

麻雀其实是有优势的。它们住在屋檐下,里面铺了干爽的草叶,安卧无忧。檐下人家的火炉,也会将缕缕温暖传送上来。即使檐上挂起长长的“冰溜子”,巢内也不至于太冷。

它们需要解决的,是食物问题。冬天的村庄坚壁清野。谷物都已颗粒归仓,即使偶尔落下一星半点,一场雪过后,都被遮蔽住了。所以,麻雀每天都在为自己的餐食奔波。这时有有人在院子里扯起网来,麻雀就很容易被捉到。

我曾经像鲁迅先生在《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的那样,“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捉的多是麻雀。这些麻雀耐不得窝内的生活,在里面横冲直撞,羽毛凌乱不堪,我只好都放了。

比起麻雀来,喜鹊在冬天里的生活更艰苦。它们的巢建在树上,露天敞着,挡不住风,遮不住雪。风雪夜里,我守着一炉火,总担心屋后白杨树上的鹊巢不会被风吹落,或者被雪压塌。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咯吱咯吱”踩着厚厚的积雪,急急到屋后去看,光秃秃的树杈上,鹊巢依然安安稳稳,两只喜鹊在旁边的树枝上叽叽喳喳,似乎在庆祝自己的胜利。

即使是在食物奇缺的冬天,喜鹊也不会像麻雀那样,落在院子里,与鸡鸭鹅们抢食饭粒。它们总是谨慎地与人们保持距离。在雪后的田野里,它们优雅地踱步——即使是饥饿,也保持着自己的优雅,啄食着露在雪外的草籽。

河流冰封,田野静寂,如果说冬日的村庄是一幅冷峻的写意画,那么鸟儿就是这幅画上最灵动的一笔,有了它们,画便生动活泼,生机盎然起来。

对村庄的这些鸟儿,我一直充满敬意,它们没有像大雁和燕子一样,飞去温暖的南方,而是选择了留守,与村庄的人们待在一起,沐寒风,披霜雪,心怀对春天的希冀,等来冰雪消融、春暖花开的那一天。



炊烟

谢艳阳(四川)

晚霞在山湾里隐去
一缕炊烟在夏日的屋顶升起
我绕开墙角的大黄狗
闪进升起炊烟的那间屋子
一阵水沸声传来
我像被烫了一下缩回了脚
此时

屋灯光昏暗 但灶膛极为明亮
熊熊的火光把一个男孩的身影
放大在了墙壁上
他丝毫没发觉我的闯入
正专注地往灶膛里添柴
他的脸颊红彤彤的
额头上坠着几颗汗珠
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
看到他 仿佛看到了曾经的我

我使劲地往灶膛里添柴
希望把锅里翻滚的土豆炼成药
医治好爷爷的胃病 奶奶的痛风
我使劲地往灶膛里添柴
让火焰更高更亮
希望离家五年的妈妈能看清回家的路
妈妈 弟弟已懂事了
他正和奶奶在红薯地里扯草
爸爸外出打工了
已一年多没有回来

那一年 我八岁
奶奶说那个暑假
做饭就是我一半的暑假作业
我是多么开心
有一天
你看到我燃起的炊烟就回来了